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釋十八

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一首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一首

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廣興寺儼公碑一首

魏州開元寺琉璃戒壇碑一首

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一首

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
大鑿實廣州牧馬揔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
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袞也懷得其所故也
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浴于文雄令柳州刺史
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集注曹
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集作如來滅後中
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

昏之見忽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
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
先後而無異同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
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
為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
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
既歿百有六年而諡始自蘄州集作東山從弟五師得
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弟以言為貢上

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喬降
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
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
東飲以妙藥瘥其瘡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
群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詮揭起南國無
脩而脩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
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受于有留衣空

堂得者天授

袁州平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前人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
理至有乘天上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
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
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叅行乎其中亦猶水
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轅輪異象至遠也同功然則儒以

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世哀而寢息佛以大慈救諸苦

廣起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此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

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確

集作權

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

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

因以覲福羅

集作權

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

之間泯受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揔持人天所謂生

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為調柔

集作揉

其方可言

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

其門而會其宗者為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
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為戲十三慕道遵懷削之儀
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
契真乘洪鐘蘊聲和至集作和之斯應陽燧會焰晞之乃明
始由見性中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三宗
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
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為心經
行不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鏡寂

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

集注
作依

者知歸

運周月而帶縛者漸

集作
漸

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朦

洞開荒憬漸革

集作
華非

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信發願大

其藩垣法堂四阿復

集作
服

引僧舍身心恒寂像馬交馳

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

道有所在此地緣盡修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

跌坐而滅至于茶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

衰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十百

集作
百十

又註作
百千

馬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

位示

集作
故

殊相以現靈

集作
虛

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

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

闕

聞法之上首曰甄叔

集作

升

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

闕

海等相與拭淚具復建

塔于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

當玄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

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

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為崇塔以好

集作
存是

神與建銘以

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繆謂予為習於文者故
蠱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
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于金石傳信百劫彼隨墮淚之
感豈儒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如來說法
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為禪至道不二至言無辯心
法東行群迷丕變七葉無詞四魔潜扇佛衣生塵佛法
如線吾師覺者真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
曩集作然高山之隅為法來者百千人俱裔民啍啍戶有

犀莊攝行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為一

乘散為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足絕緣離覺乃得究竟

死即我休

集作生
非作樂

生

即作
死

非我病常藏者身常圓者性

本無言說咐囑其誰等空無碍後覺得之像悶靈

集作
虛

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前人

佛法在九州問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枯

集本
作榮

利破滌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

武力

集無
力字

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

之人剽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
名山為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北崇南嶽律門以律公
為上首律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
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公號智儼
曹氏子世為柳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
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奪

其志抱經笥入岫嶽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

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名門不住珠乘我得集作覺

路逕入智地屋

集作居

室方丈名門大千護法大臣多所

賓禮嗣曹王臯之鎮湖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蒞事三

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纓珞為

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

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

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別

既

集無
既字

即寂而現

集作
視

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

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耶余不得而知也問年

八十二問臘六十二葬於寺東北隅傳律師子中選道

準傳經弟子圓皎真璨與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

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辭乃作長句以偈

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天有道

集作非
天不道

不可止中有毗尼

出塵士

集作
心

以律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紀南方

學徒宗與旨幼無童心至齟齬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

潭西逾

集作幾

五里陶侃

集作侃同

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

江水于嗟律席

集作虎

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魏州開元寺琉璃戒壇碑

李輔

正覺出乎道而道以支或得其儒或得其佛曰仁佛亦
曰仁儒曰義佛亦曰義儒而佛之云戒義者禁人為非
者也且事得其宜故將祭將征必設壇為壇以重宗戒
者豈亦禁人為非者耶將事亦壇亦場以徧其限原筮

者何來自前教祇園之初位序以立其徒

一無徒字

從之流

我中原喻者既蹈而乎迷者不知其所界以其衆視而歸連者存而不習其從亦無不利我僕射盧江何公在藩之連者也功名既有四履來安述職之餘安然無事此寺住僧會恩法門之津梁也於寺殊構久以莊嚴去大和七年四月十九日因公行寺自有琉璃壇法請公為地公曰然其用安在會恩言釋徒無言而有注相注相之歸戒壇為本金剛以不壞悠久琉璃取至淨為光

持戒堅固洗心清明有如是也若夫壇場之原乃與碣石而長存比丘之功非法無以入善非趾無以出俗出俗歸真此其趾也故崇登頓以攝威儀威儀既定惠斯了居九匪造履達方遊在昔三聖有言後生傳法莫不以為四生路廣人天業如炎赫清涼所乘異境先迷後得無患夫悔從悵悵而行聖人惻隱慈者用是興悲義者於焉外護外護之仁非大君大臣不能以有施解極之理要道斯存伊釋命微罔能弘綽公曰然定惠之

深吾所未極惻隱之際儒釋何殊且或一作哉一作利用生成

戒亦道

一作導

人之理因令除地約戒俾築壇其心命曰

莊嚴之度締構之工一以予之之度立工懸告公乃捐其真俸以成梓陶之具俾會恩錄之一歲而壇上下俱構賁以琉璃艘之丹漆疊午文房張軒達戶如龍之蟠如鳳之騫燿縮撐盧觀者動然神寘其隅珠內其頂重級頌乎大光輝映於東序擬議東方法生於東我願無已寺德又言前有三門旁有二樓二樓三門可以加

飾公曰然其亦琉璃壇之畢會恩請事公遂奏置義壇

以資法侶行者不囊一錢居者不輸毫髮樵䟽絲穀仰

公私廩先治

一作法是

一日有瘖僧就筵後法一日而瘖僧

遂口寺者以為祥感之應其然豈不然耶輔植業於儒

異門釋氏其間等級尚較故希有歎揚之聲今此抽毫

以公有命具序釋氏來告之門非有準繩非多要蹟亦

盖之而已矣在書有序在物有容事立功成宜論篆刻

述者敢廢斯文銘曰

崇維祇園在藩之東爰立其壇有隆

一作其壇

有豐賁以琬

瑤覆之窮隆上高下厚中焉有融有融伊何鑒彼威儀

寔繁茲構童童耆者在昔初法築之締之及今

一作命

大

輅斲斯龔斯妙取天巧固擬神保論是機祥永資壽考
無此端本定惠不生無我明公追琢不成郁茲介福肅
彼緇英涉級東方永載殿名

東林寺遠法師影堂碑并序 李 演

天之高也日星垂其耀地之厚也山嶽鎮其維人資三

才之靈挺五行之秀與有邁德宏域融神忠境焯迦羅

之絕照挹甘露之玄津配名岳而永崇晞扶桑而不息

則慧

一作惠

遠法師其人也法師鴈門樓煩賈氏釋道安

之門人其英姿朗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

以杳映前秀銷鑠令開灰心土骸而神機天發金口木

舌而法音雷雲無取無捨而律儀氷徹不生不滅而禪

性暉如抱德陽和而浩類洗心潛靈淵沿而遠方翹首

修不共法而常

一作恒

軫大悲薰般若智而富諸梵行故

能誘納衆善沙汰群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雨施物而
咸潤可謂阿摩勤果實從中生分陔利花性非外染矣
自晉氏太元年法師始飛錫南嶺宅勝東林世更七代
年垂四百流芳遺潤金鏘玉振當一一作催一作時之美虎溪

為釋氏龍門挹千載之風匡阜擬縉紳闕里皇唐貞元
十有一祀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德以分符宣
中和以述職上贊緝熙之化下臨擊壤之人以無為政
克用其民一作以無為巡穡外野指途中林敷衽禪關

政為政克用

式瞻遺像喟然嘆曰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
江海無以臻其極彼瑣行纖節尚崇植楹廡正位居室
噫尊美若茲而隅形在壁俾珍儀掩翳清光不曜豈悖
德允元之旨乎乃與寺之上首熙怡律師圖之將邁

一作

運勝字且示實相律師久儲于懷果協其素旌美樹善
二謀同心悅徒勸工成之匪日綉薨翼其雲聳眸容儼
以景彰觀至道者存妙像于鏡中味微言者得玄珠於
意表豈止惠議攝

一作攝

英姿而雨汗仲堪仰素風而心

醉哉故非夫遠公之志德不能譯聖文服秀民非夫嚴
公之澈識不能立清祀揚妙軌篆芳金石敬贊二美銘

曰

粹靈純綸

一作論

是一

一作定

惟至人含德搞曜升陽發春道

光海域幽遯嶽濱六髦棄蔽八士辭巾緣徂物謝跡留
事往百億神遊恒沙化廣昭昭遐軌冷冷未響慧日凝
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遠味芳風思覲遺像求之列壙

爰構

一作庭

棟宇式是道宗旌休垂洪地久山崇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釋十九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一首

彭州九隴縣再建龍興寺碑一首

宣州新興縣寺碑一首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一首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

盧簡求

奧若大師示滅之四月院主僧法旰萃諸門人授簡於
簡求曰若之師深索禪悅為本宗之門人前時來謁我
師一言有得今將以是月十七日謹護法器藏於靈龕
緣徽烈於樂石者非子而誰歟簡求於義無文字之解
辭不得已乃粗舉其要以備用焉師諱齊安知者謂帝
系之英高門之出先人因難播越故師生于海汀郡焉
深避世榮終祕族氏尊其雅尚故亦不書在胎而夢日

兆祥既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名見摩其頂
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隆之業其在斯乎及卅亟請
出家父母呵止之師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
不其遠耶珪組之榮止於家爾濟拔之利不其廣耶父
母感悅而順聽遂依于本郡雲宗禪師雖勤榮謙默和
光同塵而螢月殊輝雞鶴異態矣當年受具及詣南岳
知嚴一作知巖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非修非證雅會真
詮後聞南康之龔工山大寂大師隨化度人慈緣幽感

裹足振錫不日而至本師竒而悅之乃以辨惠暢其指
歸俾於利那而登妙覺及大寂蛻去盡力送終後遊於
他方爰弘於般若且曰胎卵濕化無非佛種行住作卧
皆是道場方便隨迎各安性類妙心法眼其有限乎元
和末師春秋已逾七十而居越蕭山之法樂寺寺古製
陋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宴坐時昕於海昌放生池
塢廢地肇葺禪居焉脩廊大殿彩壁層甍眾留自屏鱗
介咸若昕謙不自有延請我師慕學之徒從而至者日

比百數迨今委化年登二紀釋子仰食信士擅施秬稌
糗餌蔬果飴糖無精麤之分別無凶禮之隆殺星馳阜
積莫辨誰何非冥報勝因何以臻此師不言寒暑不下
堂廡無留盼無傾聽如此者蓋有年矣每五日開法四
座屏氣直心示一作體引經證心法外無言叩之即應
不分迷悟矧勝負之機耶不有定慧矧是非之相耶與
夫顯神通而振道業者固相遠也而又法身魁岸相好
莊嚴眉毛紺垂顱骨圓聳望之者如仰高華而揖滄溟

曾不測乎高深者也於戲德攸天縱為傳教之法雄道
實生知蓋積習於聖位聆其風者皆曰不可思議粵以
會昌壬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泊然宴寂俄爾示滅先
時而竹栢盡死至是而精彩益振爰有清響扣戶祥光
滿室如環佩之鏗鳴若劔戟之交射示現之相豈由於
我哉嗟乎流禪河於法海寧有盡期詮群品于三乘同
歸聖果今也徒瞻相妙永閔輝容橋壞玄津雲狸瑞日
學徒信士哀可既乎是用追採遺言重宣教肯銘曰人

心常靈法證常明定慧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自師

歸寂

一作自歸空寂

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奧義

迷者見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即是處醫病未除徒
勞迴顧我行慈悲示爾蚩蚩無鑿高原自有清池大師
之言一一真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彭州九隴縣重建龍興寺碑 陳 會

郡之雒東方萬楹橫空屹然麗譙之欲造乎天倪者某
名曰再建龍興之佛寺焉厥初寺號大空天授二年為

大雲我唐開元中詔號龍興會昌五年廢為閒地僧俄
巾像示滅鐘聲絕耳樓臺為薪吁呼表成毀哀之數者
其實在言然而不知言者徒行咨坐歎以為吾釋門之
大教將灰燼於今日矣殊不知流濁者攪而清粃多者
簸而精繇是未經歲我皇馭九土懷八荒以為我之提
大化也無欲其一事之不得其所於我也而况釋之教
毗我之為理者深可取焉弘大法則生死皆無是鎖我
之七情也推小乘則禍福皆有是割人之衆惡也惡之

興我刑止於殺惡之釋我刑惟其生繇由澄上流禁浮
俗曾何以異我之理焉繇是我負扈玄郊而復詔天下
使率土郡府各復其寺寺之數郡府有差釋之數男女
一致其於夫彭為郡得復寺之二焉二之數龍興居一
一寺度僧三十精選進一作行能臻不二之門者居其
右焉開須達之園者抑其次矣謹住持善完緝使材無
遺用衆有所歸肩一心紹前構不瞬目使其寺如從踊
出者其慎選得人力焉其始也披蒿菜割榛莽重疊敗

棟草創危梁嚴贊頌晝夜以聳其信心示因果教化以

開其衆意既而遠近咸萃者艾必疑作畢臻浹月疊自資

糧山峙嘯良工度貞木繚以周墻七百餘尺一旦二字疑作

亘以備廊間百十四然後中堂雲構三門洞開儼八臂

之瑞容絕丈六之金質崢嶸曠落哉飾遽宇而鳳欲狂

飛抱危梁而螺將拘力吁呼窸窣瓌嚴固不可一二言

之也况乎列開講宇周繪四牖東序設以聖神部五合

沓西廂施治無畏常晬慈容然後倣以天途寫其地府

笙鏞鏡鈸嘗聞真界之音鼎鑊砧鉅盡載鄴都之苦是
使即之者勇善望之者悛惡誠象設之多岐亦箴規之
別戶者也况創浮圖建寶刹請金口之妙典萬軸玉崇
銘佛頂之具言講幢珠綴是知摩勝建寺豈滯有為如
來葺門寧妨無着以是因復寺而破性相者以為空寂
兩忘方歸真諦性相俱在未入妙塗如是則理乖圓對
法闕影從俾迷方者盡不得出於三途溺川者何緣極
於五行茫茫八表盡從心猿浩浩羣生誰調意馬因知

空寂與性相同途性相與空寂易軌非性相無以臻空
寂非空寂無以見性相是知性相為空寂之筌蹄空寂
因性相而超度如是則寺不得不復道不得不弘捨之
不可猶四教之在躬為之則無何三乘之別載大矣哉
釋教之復興者其於誨誘彌化不可得而名也而况彭
門地控山河俗多獷悍邪正相軋是非堅明雖五刑具
設誠足以攝其威而百法俱陳固可以斂其惡予剖符
是郡星欲二周守成之下螟騰望境而他飛行化之物

疑

商旅乘風而沓至以是公多暇日因諾衆長老與鄉
之鮑耆之請而書復寺之歲月以廣其一二焉銘曰
吾皇混一三教兮復建仁祠復之多少兮其數甚宜不
屈土木兮不奪耕機吮筆糾窮兮日用不知上或以之
為定制兮不熾不衰寺之一復兮衆知其非

宣州新興寺碑

盧肇

至哉邃古已

集作以

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

祖神宗光啓土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

兆人以慈儉任天下仁居患住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
揭淺厲深心跡泯者而厥功亦在常善救人常善救物

非至德誰能

二字集作
其孰能

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

寶祚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為靈根與羣生共
有叩真空而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

焉得窮理盡性齊萬法於物我哉是以沉善惡乎洗

集本

文粹並
依澆

妄之泉擢枝莖乎植性之園常令學者崇飾

集作

飭精廬顯有唐

二本作
唐堂

皇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

臣將俾羣生罔不開悟且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
彤彤唯居魯國曷有列刹映乎霄顛飛費麗乎陽光瞻
彼玉毫儼然金地翬軒鷗皖岫聳雲攢遍於州郡若斯
之美與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既毀大中二祀
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喜
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擢進士甲第科登直言制首未
三十由捨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雄入奉絲綸出
省風俗拜春官則齊驅驥騶視民部則克阜生齒至於

調入王府貨出水衡洎涉台司亦勞殿事凡三拜廉察

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慙視史

二本
作史揆

路既長乎百羣荆門復平乎水土公降由辛未歸以甲

申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所至之邦

必興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常興名緇會難有設疑

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群生顛倒可

二本
作何

有修行能解

纏縛孰為智慧可

二本
作何

化凡愚胡為乎公之區區徒自

撓耳公曰噫嘻珠玉在櫝啓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

之則踐其闕分塗而往惟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
不已則至其所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塗也如
是三界信真實羣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攘貪遺
名去利弗捨有漏而思住二本作往無為耳然捨之自我取
不由人非用智慧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撓吾
真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
脩行不知因果畏陰隲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
少理亂增損繫乎其時泊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

以損其惡賢者望福以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途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下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為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由古迄今若斯爾之

文粹作若斯之者也集作若斯之感設使

集作或

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為鬼為域乎夫法未

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之固

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肇啓法不齊

二本
作濟

備聖人

繼作代天為工結繩畫卦質文滋變一聖立一法生天

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為火也則天無火星

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

也則天亦

二本無亦
字下同

無金星人亦無金用龜亦無金兆

物亦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

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而立佛

二本
無此

四聖人也考精神之原

文粹
作源

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

於羣生受之而不知蓋由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
已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

而宣之新興故有崇基廣廈文甍雕甍鞠為土梗唯喬

柯灌木森聳澗瀑

二本
作壑

祥煙翠藹

二本
作靄

交覆巖麓耳及

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力

二本
作萬

請先立之於

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

興寺大歷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

師論大慧綱明實相際於此始作此山道場後有浩禪

師作草堂於道場西北其旁有藻律師居之運

二本師作律師

去世間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為寺彼皆知慧傑出親啓山林今之立寺

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寺雖毀而杉檜多

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鬪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皆殿

宇之材也公嘆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

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

期年

集作月

而雲攢肆榮風搖寶鐸蟬拏六扇月照金鋪

勝絕

集作紀

一源繚塙百雉繕修多羅為攝受置無盡藏

為莊嚴窳窳幽邃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

隸僧二

文粹作三

十人今其存者大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

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

維摩從省禪門真會著其功善集檀施備修房廊學于

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

明則洎法林超度皆以禪學為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

植浮行行

二本作得是

泥洹

二本作汎

妙旨一日

二字二本作直

以披文

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既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

者皆苦

二本
作善

修持

一作
行

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幽

仁寶懷賁從儉惟恭文明

文粹
作昉

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

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弘玄操與前輩又為三

二本
作二

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

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為地藏昌大定中之

謀始于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

乃為文

二本
作銘

曰

奕奕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煜煜伊昔既毀二本

作廢神愁鬼毒洎將再營二本天人合福絕有連龍其怒

則觸助作棟楹拔此巨木雨運風移騰文粹川跨陸神作騰

怪戮力老幼同心蚨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奕化成

嶽崙玉礎方丈花臺百尋日明香到雲生寶林太尉裴

公稽其學者弘以戒光甘露披灑示厥有為取彼難捨

必有精靈扶持大廈小儒刻石有慙史野永言欲之庶

近風雅

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

公乘億

蓋聞妙諦惟玄不可以一理測真詮至奧不可以諸相
求隨萬化而泯色空而不生不滅超三界而越塵垢故
無去無來此乃不思議者其惟西方釋迦牟尼佛之謂
乎伏自教傳西域化被中原漢明推入夢之祥梁武顯
施身之願語其大也外不見須彌之廣言其小內不知
知芥子之微斯乃梵壘疑作然代代相付肇自摩訶
迦葉迄于師子尊者統為二十三代而後達摩多羅降

于漢土至能秀分之為七而後芭披葉附派別脉分其
真宗不泯不滅者則我大覺大師固有系焉和尚姓孔
字存獎家本鄒魯即闕里之裔孫也乃祖乃父因官隸
於薊門歷祀既深籍同編人和尚以無量劫中脩菩薩
行及茲降世豈同凡倫當衣采之妙齡蓄披緇之大志
未逾七歲即悟三乘啓白所親懇求剃落遂於薊三河
縣盤山甘泉院依止禪大德曉方一有而字乃親承杖屨就
侍瓶盂啓顧全身惟思半偈大中五年伏遇盧龍軍節

度使張公奏致

親作置

壇場和尚是時戒相方具而後大

中九年再遇侍中張公重起戒壇於涿郡請和尚以六

踰星紀三統講筵宣金石之微言示玉毫之真相三千

大千之世界靡不瞻依十一十二之因緣竟無凝滯禪

大德玄公者即臨濟之大師也和尙一申禮謁得奉拍

歸傳黃蘗之真筌授白雲之秘訣所謂醍醐味爽乍灌

頂以皆醒蒼筍花香纔經手而分馥一旦旋辭舊刹願

歷諸方西自京華南經水國至於攀蘿冒險蹈石眠雲

經吳會興廢之都盡梁武莊嚴之地無不追窮聖跡探

討禪宗後過鍾陵伏遇仰山大師方開法宇大啓禪局

赴地主之邀迎

即違言
契相公

會天人之供施而陳奧義衆莫

能分和尚立以剖之如刀解物仰山目眇擊指稱歎再

三遽聞臨濟大師已受滿相蔣公之請纔覈省侍飛錫

而遽及中條尋獲叅隨致林

契作
置枉

而將渡白馬當道先

太尉中令何公專發使人迎請臨濟大師和尚翼從一

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而乃止於觀音寺江西禪院而

得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曾未期年是至遷化斯蓋和尚
服勤道至展敬情深無垂靈堵之儀克盡茶毗之禮云
乾符二年有幽州節度押兩蕃副使檢校秘書兼御史
中丞賜紫金魚袋董廓及幽州臨壇律大德沙門僧惟
信并涿州石經寺監寺律大德弘嶼等咸欲拍陳盤嶺
祈請北歸和尚欲徇群情將之薊部晨請衙庭啓述行
邁先時中丞韓公之叔曰贊中遽聞告去撫掌大驚迺
曰南北兩地有何異也魏人何薄燕人何厚如來之敬



豈如是耶和尚辭不獲已許立精舍韓公之叔常侍及
諸檀信鳩集財貨卜得勝槩在於南甌門外通衢之左
成是院也有如化成松栴將杞椶俱來文石與礎硤荐
至重廊復道竹翠松青四戶八牕風輕月朗和尚樂茲
幽致用化羣迷開解脫門演無量法能使天花散地水
月澄空常與四衆天人皆臻法要六州士庶盡結勝因
豈謂一念俱尸奄從物化斯乃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
也享齡五十九僧臘四十一有親信弟子藏暉一作暉行

簡一以主喪一以傳法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真身用觀法相闔城禪律繼踵爭來四達簪裾連肩悉至於是幡花蔽日螺嗔喧天火纔發而雲自愁薪不加而風助勢三日三夜號禮如斯於香燼之中得舍利一千餘粒諸寺大德各各作禮請分供養於戲雪巖如故其儀宛然捧一履以徒悲仰雙林而莫見遂建塔于府南貴鄉縣薰風里附於先師之塔志也憶到職之初曾獲瞻禮法主大德藏暉

不以億才業庸淺具聞於我公相請撰斯文億秉筆惕
然得盡蕪鄙銘曰

傳如來教厥惟大雄百千劫外方丈室中慈悲是念色

相空端然不動豈染塵蒙其一矯跡三界安心四禪身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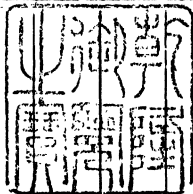
是假道本無邊璞內有玉火中生蓮傳法何處隨其有

緣其二越絕支道匡廬遠公高情遠致跡異心同既離邪

縛肯處凡籠松軒竹徑空悲夜風其三我性不動我心就

燃果得舍利粒粒珠圓幡花艷閃螺喚交連唱偈作禮

聲徹梵天其寶刹新建招提舊蹤蓮芳不見葱嶺誰逢
響亮朝磬清泠夜鐘歷千萬祀傳我禪宗其
五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

六十九至
七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德政一

德政碑凡二卷英華所編失作者先後之次今正之

隴右監牧

集作校

頌德碑一首

河南隱尹張公碑一首

淮南節度使崔圖碑一首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一首

隴右監牧

集作校

頌德碑一首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一廐

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馬

集粹作良

一駑

是謂之設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駕馬

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謂之大備秦并一

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

富一作當

文景儉局

一作約

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

上廐馬有四十萬疋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

帝時矣後魏以

二本無此字

胡馬入洛蹴踰千里軍陣之容

雖壯和鸞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文粹作罹之後承天

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

文粹有僅字

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

徙之隴右始命大僕張萬歲葺其政馬而奕世載德纂

脩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

千

二本無此二字

疋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

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輻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拆

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

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

或戎狄外攻或師圍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

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

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膺二本善

畜之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廐使焉即開國

霍公文粹作閑府霍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

元勳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理集作治水之謨四

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文粹作商清明虛受察含冰鑑籌謀先

覺慮出著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

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

二庭羅魏絳之鍾鼓第賞堂邑

見東方傳二本作京邑非

之山林文

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

一本作

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

榮彤管衆子垂髻則抱拜朱芾

二本作弟非

聖人之見之

無之字

也必猶爾為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之

二本無之

字

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

德不形者也夫其處

二本其處

身則立無跂

疑作跂國語立無跂

正

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聲

二本與國語同

成也言無遠視也國

有憂未嘗

二本
作

不戚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

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
不離於闕廷令遠行於坳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
更而懸辯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者
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
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禁二本
作
焚非原焚牧除蓐釁廐
時其事也潔泉美薦房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宣
其性也攻駒教駢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策之就其

十四萬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足初有牛三萬五千頭
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一十萬二千口是年亦二十八
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輦輅既陳羽衛咸備大
駕百里塵烟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
殊貌毛不錯二本作雜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
方抃躍咸懷紛紜壯觀揮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
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
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

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馬霍光口無伐辭貌無德

色朝髦庠齒欽

二本
作欣

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左

二本
作右

衛郎將南使梁守忠武將軍行右

文粹
作

羽林中郎西使

憑嘉秦

集作
秦

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右左驍衛郎將兼

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脩武縣男東

宮監牧使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愬監韋績

集作
績

及

五使長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

有婉息人無乏匱克厭帝心莫匪嘉績日如停西南兩

使六頃人夫藁穀計八十萬功

二本
作工

圍石以息人約費

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千石以檢私肥公其

政二也減大僕長支乳駱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

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繕工其政

四也蒔苧麥苜蓿一千二

二本
作九

頃以芟蓄御

集作
禦冬

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秦

集作
奏非

置本牧

二本
作

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

賈死畜貯絹八萬疋往嚴道市僂僮人

集作
千

口以出滯

足人其政七也五使

其作候非

長戶數盈三萬墾用給食糧

不外資以勤農却輓其政八也敢問監

二本作郡牧

之事孰

能如

二本作如

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

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

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

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咏

二本作詠

瓌竒篆刻金

石秦汧渺渺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

誠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皇天考牧兮聖之

君四十三萬兮馬為羣
塹汧渭兮垣隴坂飛黃
阜兮昆

啼苑山崆峒兮水鳴咽
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
華兮散

如雪性既馴兮才亦絕
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
兮祭天

地和鑿發兮文物備維
帝皇二本作皇帝之七德
摠戎馬兮

威萬國綵髦翻兮金介
直二本作冒有霍公之掌
政擇張氏

之舊令天王大二本作無大字駕兮仗黃
麾大僕駮乘二本無此字

兮展輅儀舞月駟兮蹀
雲螭神倜儻兮志二本作權
奇騏

驥溢野兮牛羊日多子
孫榮位兮恩寵如何頌
皇靈兮

篆金

二本
作石

鼓萬斯年兮羣王府

此篇集粹所載如堂邑作京邑駟維作駟駘之類

皆印本差誤逐項各注非字當從英華元本

河南尹張公碑

韓信卿

惟唐六葉歲在乙未兇臣肇亂殘毒生靈轂洛之郊七

年方平宮廟燔夷府寺為墟陰燔

穀作
燐

轉于原隰廩鹿

遊于街陌天子乃命河東郡侯延賞尹於東夏恭惟河

東虔稟聖謨清默無為外務徑簡內無讌嬉勸沮以仁

休息以和視人猶身視邦猶家一年流亡麈至二年土

壤咸闕三年公給人足家有餘積䟽達河渠道塞提

一作

堤封溝洫化為東川山木流於郡國乃立宗廟乃建

一作

構

寢殿變丘墟為閭里散災祲為和氣公府若虛戶庭

不扃牛馬產畜牧而不羈居守四年遭官罷鎮東人父

子孀獨窮老若遊魚之失於淵栖禽之喪于林於是河

南洛陽洎甸內二十二邑長守將校及佐吏耆艾三軍

之衆相率琢石頌美表揚仁風詞曰惟皇統極繼業嗣

聖允臣無君矯衆犯順都邑殲殘化為邱樊於烈河東
受命緝熙守一含光體醇忘機以禮代刑以簡重威政
得其恒物遂其生措置典刑士吏自清弭廢鞭笞黎氓
不欺芄芄榛楛變為禾黍氛祲蒙蒙散為祥風乃設堤
防禁遏溢瀑湍悍安流時無水禍乃䟽河渠浸枯決瀦
河渠既流山木浮浮煨燼之中再立清廟荆榛之下再
闢高殿人不知役公有盈羨風聲沛然人化四流歸朝
執憲惠贊皇猷我有牛馬牧而不羈我有兒童路不拾

遺泱泱田疇疇能繼之洪惟曼古淳風揚揚下及有周
亦稱二南烈烈河東實嗣其風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并序

李華

在昔召公相武王除人之虐

一作除害去虐

敷命帝庭

一有周公二字

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
平惟崔公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
穢紹享太平事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

王登南郊

一作邦是

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

崔公叶德同勲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

其殊倫卓然昭明不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

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

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

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

且兼宏略敷

一作揚

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叅軍

再遷司勳負外郎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負

外郎兼侍御史知劍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誓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度採訪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為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弼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寇若霜藁鼓燎無餘一作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中書令拜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冒以負天明命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傳濟王又典汾

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督萬人加工

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勲奸令公獨露奏慝用輟輿轉

吏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

鎮心馳王幄戀慕之極至於涕洟一作流涕獻章請朝帝恩

降允公不候一作候駕建旆將馳者耄泣訴吏人遮道即

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京師天子

大悅曰趙國公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

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

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省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

有文有武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升聞戴公仁明思

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後之族臨人惠和老幼一作

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

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

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賢華嘗忝公遊咨以為頌

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

之長昔鄭武公為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為周賢侯

史克頌堯

一作

野敢附其風

一作

以書公不朽故褒大

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唯頌公尊天王也今
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忠克孝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

自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中

一作衷

思崔公烈烈

郁郁以邕以肅乃統淮服洎江之隩

一作澳

闐闐長轂霞

旆霜鏃蠢爾兇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

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為朕腹心

寧其永呻

一作吟咏

思崔公入覲于王

一作鑿

聲央央珮玉

以鏘

一作鎗

秉珪奉璋公復于楊四牡其驥公慕彤庭涕

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
蟄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刊之頌之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

元 稹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入

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懇狀其德政乞文於碑

集無此二字

爾

司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

祿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劫擊郡縣偷闕據京

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伏

集作

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覲見

集作朝覲

賦入之宜皆

自為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

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既

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蠱蠹發時

集作具

喜殺左右漸及

於骨肉徃徃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惴悸妻元氏

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

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衆襲故態名之為

副大使而家臣將士則逆虐用事士衆不分伏日夜相

告曰田中丞興博大孝敬於軍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

臣事儻可依倚為將帥乎聞者皆踴

集作躍

躍一朝牙旗

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乃大言曰爾

輩即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使吾取天子恩澤洗

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道從我乎皆曰諾遂殺

蔣士則等數十人以興知留後事移懷諫於外明年歸

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乃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

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下至于郡邑吏人之集作廢

置畫獻於先帝詔興以工部尚書長魏博相衛貝澶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詔裴度使於興且以錢一百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者羸賑乏困褒殛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為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之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弘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

避弘始求副節度已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雖功勲將
莫不承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禮先是諸將之
外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以為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
不防礙出入以為密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
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
如是耶滑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十四里且役
衛功三萬餘詔弘正議之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
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

時興工以教人讓魏俗丕變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
馬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
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
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
戌劉悟斬師道以其首歸於弘正正入鄆而十二州之
地平以功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覲京
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
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

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為盧從史
李師道所誣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受畏感慙不克
來覲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
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
宰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內出五詔詔弘正為
中書令節度德棣於鎮且詔父子皆為帥以大其威十
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至自魏魏人哭之鎮人歌
之奉宣奏陳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

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為惠政二曰法為善政三曰謙為和政二德一曰忠為令德二曰孝為吉德今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泉可以為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為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束縛詠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為仁矣始初逼越廢怠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為法矣始初山東傲狠侵取地德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為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

何哉臣謹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懇銘之石用
申約束銘曰

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數集作通甚明亂則隱

約理由亂生既理復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既理集作海內

既平高祖太宗不荒不寧玄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三
年奄有不宅始視燕寇胡鷄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為

所細所忽忽焉而懼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
憂儉尅乘其淫驕乃伐乃殛爾視群孽胡為而士潛集作

惜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自視胡為而昌畏茲逼側永
思悠長曩爾之有既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
而後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寇銘之戒
之以永聲臭

文苑英華卷八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七十

宋 李昉等 編

德政二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一首

徐襄州碑一首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

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覈于衆上丹集有公字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

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徃徃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
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
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方行四方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
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
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理集作治唐諱下同人於陝西
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
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序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
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明詔刻丹理効令得與元

和功臣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韋氏
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
國公鄖公曾孫幼平為岐州叅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
生政為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
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
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
居郎檢校吏部員外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
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

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
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十三
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夫貞元
未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
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
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拜集無此字上疏曰今
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後集無此字
外而誰不為叛因拜劔東南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

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
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
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
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
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
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水火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
怠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
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

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

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

百間縣市營廐名為棟宇無不創

集作為

派湖入江節以

斗門以走暴漲闕閉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汙壅築堤有

一

平字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

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

周年就成生遂手為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

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

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拍必就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使無集作所然不嗟不訴武陽

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守賞貸付
與月集作日載酒餉如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
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堤繚四千
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
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十年誰守茲土大
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
碑詞寵假武陽為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為理

徐襄州碑

李 隲

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四十年詔
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為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
茲六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
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請於天子刻之
碑石用昭示于無窮于是天子嘉公之勤詔可其奏明
年二月襄之父老請詞於公之舊軍副史一作史太常少
卿弘文館學士李膺曰凡紀公盛德丕績文于碑石將
傳乎百千萬年宜用聞見詳熟者則得其實膺固淺陋

今適當職而為之非以文用其敢於是承命退而叙之
公名商子秋卿家世儒門修源長波流芳積潤自十五
代祖諱欽十四代祖諱某兩世繼為中書侍郎十三代
祖諱湛十一代祖諱孝嗣間代繼為大尉南朝之盛具
在南史本傳生公七世祖諱文遠隋朝為國子祭酒皇
朝為國子博士儒學尊顯名冠國史儒學為高祖幸國
學召博士講論春秋諸儒莫能對本朝司刑卿追謚忠
公諱有功即公五世祖也自中書至司刑十葉服冕乘

軒重榮疊慶光隆赫顯無與為比司刑當天后時累為
法官用法平恕常以潛德陰功論出枉陷力排酷吏之
勢盡忠竭節以保護王室公能嗣之炳為元臣初公少
時工學暇豫不為嬉戲嘗以生民休戚為己之任凡所
經涉郡國土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
病無所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治當必為良吏矣始舉
進士文宗五年春考登上第陞朝為御史會昌二年以
文學選入禁署宣宗以圮邊將帥懦弱不武戎狄侵叛

公時為尚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旨尋授河中帥節又移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居多而未嘗履趨競之迹含光蘊德容貌若虛人皆汲汲我獨委順嘗任殿中侍御史丞入中書白事執政因問徐殿中果何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禮部員外郎缺諸公見言其人所言者或再來詣某有三至者徐殿中亦在薦中足未嘗及其門殆真賢人與子言是也卒以禮部與公始為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

使絕塞則用前所蘊蓄道以寬恕為本本於誠明吏民
畏公之詳達而不敢欺戎虜感公之德惠皆願向服其
來鎮襄陽也亦率是道故暮年而仁信敷再暮而刑政
省三年而帑廩實四年而禮義興風教備問民之所病
及願欲而不得者必盡去而皆行之所行之政存而不
朽者有八今具襄民之狀庶得傳其顯實云其一曰漢
南數郡常患江水為災每至暑雨漂流則邑居危墊築
土環郡大為之防繞城堤四十三里非獨築溺是懼抑

亦工役無時歲多艱憂人倦追集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遂加高沙堤擁扼散流之地於是豁其穴口不使增脩合入蜀江瀦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古不得與襄人為患矣其二曰襄陽荆鄂十道之要路公私來往充給寔繁是必率配行供假借辨賄求利歲月不堪公乃悉用官儲創置釋器富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憧憧邑人信皆不知矣其三曰軍人百姓窮困者多投狀陳論苦於從前債利蓋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不許停至于

補累攤徵有加無減遂使家傳積欠戶率催足延及子孫例無放免飛走無路怨憤難伸官中曾無所收私室常被攪擾公乃縷悉上奏放免獲依債戶既除冤聲永息其四曰承前役納所由在田在城居側近者近百頃統謂之馬禾比每年配諸將官健出力營種率歲出功錢人不下六七百例入屯將所由官田元無所獲徒遺虛豎將額添市耕牛破費甚多收獲無幾公乃廢却其他叛租與人每歲所收却耕種之利租人皆獲利使將

健永免工傭其五曰襄土疆闊遠連接江山每至秋時常多寇盜張旗結黨夜出晝藏謂之山柵擾害頗甚燒劫閭井驅率平人至于道途皆須警備公乃選擇少壯官健三百人別造營各為捕盜將常令教習不雜抽差訓練無時以為備禦每聞屬縣寇劫當時據數抽行晨往夕歸夜發晨至皆是并賊捉獲更無子遺頓挫賊心鄉閭遂泰因創造捕盜將營屋四百間分為左右中間開報點集列塚置標別創一亭以為教試之所奏立將

額門當通衢過客行旅莫不興嘆大中十一年諸郡構亂起於湖南準詔徵兵同力剪滅漢南軍徵五百人尅日成功實自捕盜威強之力又江西叛將毛鶴構亂比諸道寔甚收復倍難成功當時韋宙僕射乘遞先至襄州奉詔令差兵助發遣所差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并差捕盜都將韓季友摠領兵士小路進發仍先揀擇通引官衙虞候史慶中與韋宙僕射為元從押衙賈榜帖先至江西安存百姓遂收劫亂兵器甲及韋僕射

舟船至江州其韓季友請捕盜將官健三百人開道分
六路先去平明齊到人皆不知機計既行遂半日內面
縛賊將授首者一十三人當日行刑傳首赴闕韋宙遂
奏請且留捕盜將二百人在江西并奏請權差韓季友
為都虞候二年之中重脩置廨署城市皆捕盜將功力
其六曰荆南中路有蠻水驛地當卑下泥淖常多暑雨
之時不通車馬皆是結棧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編
吐妨害農業繚繞甚遠兩縣勞辛遂徑捷就高別一路

度宜造驛水無差微之虞又近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曰
襄州兩稅每差綱官送納并有直進膠臘其數甚多例
屬新官豈免敗闕陪備差遣擾害頗深每吏部注官多
不敢受因訪問資綱大數可以資陪人遂請度支陸運
脚搬馱到京遣進奏院所由勾當輪納既免損污足帛
又免上供失時襄州新官永無差役之弊其八曰漢陰
驛西舊有江亭一所迎候皆於此前後窄隘不便筵宴
所要鋪陳須至漢陰驛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豁難置門

廳重客居停全無牀幅結束非便寢止難安遂別構設
廳以備迎送長廊虛檻連接大廳怪石修篁羅列其所
江波入戶畫舸臨軒信可謂勝遊之地也又重修瑣闥
改制上廳夏清冬溫憩息宜便別開過路繚繞江亭主
客邀迎成遂得禮因命新亭曰漢廣亭桂江所謂不朽
之制凡公之為民於除害興利若屈到之芟子反之飲
文王昌之蒲葅雖勞支體勤思慮含辛茹苦必行之未嘗
一日而懈也故制貧民侵刻之負罷疲卒奸濫之政公

之仁也訓驍勇以擒盜繕甲兵以備武公之義也具候
館之器用豐饋勞之餼牽公之禮也決高沙之壅徙蠻
谿之傳公之智也免屬官之網致及時之貢利必舉害
必除公之信也夫摠五常以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之
謂政功之被于物也淺則其澤易竭政之被于物也深
則其久愈彰公之去襄六年矣民始懷公之德政而追
思詠歌之得不謂之被物久而逾彰公之德乎與夫在
治而民之謂疑者異矣公前治蒲亦由是德突厥居特

峨山者千二百人相率自外塞渡河歸附于公朝廷以
虜衆持疑兩端未即信納公乃召其酋長以恩信諭之
虜皆泣下釋兵解甲伏以聽命因請從齊魯之間隙地
以居之編籍為耕民奏置備征軍千人日令督習無有
他役凡盜有新發無不立赴者又教其軍積紙為戰衣
千五百領矢不能陷歲饑乏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廩
發稔豆藎麥賤出以救之完治城廨列樹表道用民之
方疑作力而厚其酬傭濟活以萬數逾暮乃罷有禽俱巢

于屬邑之樹其一巢者為鷲鳥所攫日暮羣鷲哀鳴聞者異之憫其孤遽往食之愛均已子鷲長能飛而後去人咸以為至德之感及禽鳥焉故公前之治蒲其仁澤被于物也既如彼今之治襄其德政及其物也又如此庸詎知異日蒲人之不有相率聞于天子而請公之德刻于金石以傳乎無窮哉亦將必有采者矣謹繼銘曰公德之容弘深粹立公仁之豐沉漬穠穠內愉外懌溥暢昭宣政以之和民以之安在昔羊公惟德之理有碑

于峴寔表厥美烈烈顯德蹈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
之繼之者何愛民若子芑寒鋪饑其急逾已日者大江
淫至於民萬門之命將盪而覆是究是度惟公之規乃
決巨壅大沴以移公之來朝民泣牽衣公進就路攀車
從公專馘醜利無歸于私公長御史朝綱以釐帝曰汝
賢汝可承弼公遜不答退惟讓卑帝心益加會襄人來
請祀公德刻之于石帝曰賢哉汝真史師政苟不惠人
誰汝思嘉乃懿績遂命起之告示襄人謂爾咸宜帝德

明聖爾言適時勿謂天高其神可欺勿謂室暗而公不

知善不善報惟其所施爾不吾信視公之為舊穀作民

之生實公是營襄民之富實公是覆漢波滔滔其注維

東公思在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壽惟山是禱是祝

期千萬年崇碑莪莪揭于峴巔民望而思永貽後昆

文苑英華卷八百七十